

漂洋过海 做自己

(下册)

Piaoyangguohai
Zuoziji

胡涂

著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非外埠

PIAO YANG GUO HAI ZUO ZI JI

(下)

漂洋过海 做自己

胡涂
著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- CHAPTER 17 -

躲不掉的缘分

1

缘分这个东西很神奇，大多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，可有时候也是躲也躲不掉的。米佳和赵梅的缘分似是天注定。

这天米佳母女刚刚结束晚饭，高鹏就闯来求助——赵梅吐血了。米佳哪儿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只能边往赵梅家跑，边打电话向建平求助。

赵梅躺在厨房的地上，头发凌乱、脸色苍白，已经人事不省。地上一摊摊呕吐物，混着鲜红的血液，既恶心又恐怖。米佳浅显的医学知识告诉她，不能随便搬动有呕吐症状的病人。她只能手足无措地围着赵梅转圈。好在建平及时赶到了。他一进来就将仰卧的赵梅翻身侧卧。

“别动她，万一是脑子的问题……”米佳大声制止着。

“昏迷的呕吐者绝不能仰卧，会呛死的。”建平简短解释后，果断打了911，才安慰大家，“没事，没事，我初步判断是酒精中毒，伴有胃出血。”

不一会儿，大家想象中的救护车没有出现，窗外却传来螺旋桨的轰鸣声。原来，建平的描述和病人大出血的症状，令急救中心十分紧张，加

上他们地处洛杉矶西部山区，医院直接派出了医疗直升机。急救人员并不过多诊断，率先采取了一切能维持生命的措施。高鹏被氧气泵、检测仪、输液棒等各种仪器吓傻了。

“孩子别怕，没事，没事啊。”米佳心疼地搂着六神无主的孩子。

建平见状，果断以朋友的身份，跟着上了直升机。

慌乱结束，剩下的只有后怕。高鹏的脸色依然苍白，嘴唇哆嗦着无数次重复着妈妈会不会死。米佳被他问得灵魂出窍——如果刚才躺在地上的是自己，她的小米会怎样？米佳禁不住浑身一抖，一把将两个孩子搂在怀里。孩子们似乎立即体会到她的心意，乖顺地趴在她身上。当妈十几年了，她还是第一次这么强烈地体验到母亲的责任感。无论在哪儿，母亲对孩子来说都是永远的靠山和坚实的后盾。作为母亲，她没有资格软弱，更不能半路逃脱，甚至连随便生病的资格都没有。

赵梅被诊断为酒精过量引起的胃出血，需要入院治疗。建平帮她办理了各种手续后，赶回来跟大家商量具体问题。米佳毫不犹豫地承担了照顾高鹏的任务。雅丽和其他朋友也答应帮忙。一时间，大家纷纷忙碌起来，女人们忙着给赵梅收拾入院物品，男人们检查房屋设施，设定花园浇水时段，保证房屋没人后，家里的植物仍能保持常青。

高鹏推着自已的行李箱，像只流浪狗一样来到米佳家。其实，他们可以一起住到更加宽敞的赵梅家。可是米佳执意不肯。建平就拿来自家的床垫，在客厅为高鹏搭了一个临时的“窝”。米佳印象中，高鹏是一个内向腼腆的孩子，到了她们家，他的举止更加局促，弄得海小米都不好意思起来。一开始，米佳以为孩子是客气、不好意思，后来发现，高鹏的拘谨是刻意的、有原因的。这天晚饭后，他终于不好意思地告诉米佳，由于父亲两个月没有给他们生活费了，他可能一时无法支付劳务费。

“孩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跟你妈妈是同学，我帮着她照顾你，怎么还

说到钱上边了？”米佳没想到高鹏小小年纪，心思这样重。

“可是，之前你到我家住，不是也……要不，我给您干活吧，也以工抵酬。就是，我，我什么都不会。”

“孩子，现在情况不一样啊。你们家是遇到事儿了，我们是朋友、邻居，这时候是肯定要帮忙的。孩子，中国人最讲缘分。我跟你妈的同学缘分，你跟小米的同学缘分，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情分了，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。”

“哦，好吧。”高鹏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“鹏鹏，我和你妈妈之前是有过误会，但那都是大人之间的事。你们小孩子别跟着掺和。”

“可是，我妈她也太……”

“鹏鹏，过去的事儿阿姨本来不想提。不过，事情过去这么久，我也反思，觉得可能是我对你妈妈缺乏理解，或者是我们之间没有很好地沟通，总之，都有不对的地方吧，让你也跟着烦心了，对不起啊。”

“阿姨，你不知道，我妈她其实也挺后悔的。你们走了之后，她就没笑过，整天喝酒还偷偷抽烟。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她。”

“她肯定有苦衷吧，我们都该理解她。”

“阿姨，其实我妈挺苦的。”

米佳本无意打听别人的家事，尤其是赵梅的，可话说到这儿了，她已经封不住孩子的嘴了。虽然之前听孙墨莘说了一些赵梅的事，真的从高鹏嘴里了解到赵梅这些年的遭遇，米佳还是很震惊的。她没想到赵梅那么能隐忍，不仅对丈夫的婚外情视而不见，而且允许对方另建行营，开始双轨生活。

“我妈她这么做都是为了我，为了保住我在这个家长子长孙的继承地位。”

“糊涂。人家要是再生个儿子，分分钟废了你这个长子长孙。”

“真让您说中了。早听说是怀上了，而且是男孩。所以，我妈彻底崩溃了。”

“孩子，自身强大才是真的强大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所有位置不是保来的，更不是躲来的，是靠自己的实力得来的。你将来自身优秀、学有所成，我不相信你爷爷不重视你。再说了，你要真是耶鲁、哈佛毕业，还看得上他们那点儿家产？”

“我，我还耶鲁、哈佛……哈哈。”高鹏终于被米佳逗乐了，被海小米拉着去复习美国历史。

2

被赵梅生病搅乱的生活，逐渐重新步入正轨。米佳给两个孩子准备好水果，就忙着整理自己代购群里的订单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点吓一跳。本以为没有什么购买能力的朋友们，竟一传十、十传百地给她找了十几单生意。好在他们的目标都是集中在国内外差价比较大的鞋、包等物。她不用像雅丽那样，为买几瓶盐也要跑趟 Costco。这时候，海斌的订单跳进她的眼帘——他居然要买一个 BURBERRY 最新款吉安特帆布包。

“店家，这个来一个，要快。”

看着海斌轻松的语气，米佳的气不打一处来。她永远也忘不了，她和海斌在奥特莱斯闹的笑话。那年米佳生日前夕，海斌买的一只股票忽然疯长，套现成功后，海斌心情大好，夸下海口要给老婆买一个拿得出手的包，还愿意陪同前往。米佳心实，以为海斌真的要不计成本讨自己高兴。思来想去，觉得懂事的媳妇要时刻想着为丈夫分忧，就将他带到著名的名品折扣店——奥特莱斯，并在小心比对后，挑选了一款 BURBERRY 的帆布包。海斌果然豪爽，拿着就到收款台刷卡。一切都很顺利，谁知，支付短信发来的时候，他居然发飙了，劈头盖脸指责人家正在微笑着仔细

包装商品的小姑娘多打了一个零。小姑娘吓得花容失色，赶紧查看，然后委屈地举着水单告诉他自己没有出错。海斌不信，拿过来自己核对，才知是自己刚才装大方，没仔细看价签，导致少看了一个零。

“就这个破布袋子，要我两万块？抢钱啊？”

“先生，不是两万，是一万九千八。”

“嗯，要不是你们这么乱搞，我堂堂学经济的高才能少看一个零？”

“先生，因我们工作给您带来的困扰，我深表歉意。”

“表歉意就行了？不行，我要退货，退钱。”

“先生，我刚才再三跟您说过了，这个包本身存在瑕疵，属于特例品，售出不退的。您……”

“你说不退就不退啊，有毛病你们还卖？你们这是欺诈，明显的欺诈……”

米佳至今也不知道海斌是怎么达到目的的，她只记得在人们的各种议论中，自己实在无地自容，钻出看热闹的人群，躲回车里偷偷哭泣。

这刚几年啊，他对名牌的认知水平和消费水平就上升到如此标准了？这不也是破帆布袋子，他怎么就不嫌贵了？米佳气愤地想着。有那么两秒钟，她自恋地以为，海斌是买给自己的，作为对那件事的补偿。可马上她就觉得自己想多了。理由有三。第一，海斌有限的脑容量，早应该将此事删除了。第二，款式不对，这个款式更适合年纪稍长，而且有一定身份地位的，自己这样的可驾驭不住。第三，海斌是最实际的，既然是送她的东西，何必花那么多国际运费，几万公里转一圈再递到她手里？他要想送她礼物，肯定就一句话，要什么买吧，才不会来什么浪漫。那么，问题就来了，这个高档昂贵，曾经令海斌割心割肺也没舍得给老婆买的破帆布袋子是买给谁的呢？米佳必须搞清楚。当然，她不会选择直接提问。磨砺中，她不仅习惯了时间能给予的意外，更学会了曲径通幽。

米佳的疑问，转弯抹角，拐了八道弯，飞过一万多公里，终于出现在孙墨苹家餐桌上。要说海斌还是仗义的，自从发现好兄弟汤小兵的窘境，他第一时间采取补救措施。先跟老妈谈，想辞退吴芳，为汤小兵夺回失地。在遭到老妈撒泼打滚、以死相逼的挫败后，不惜放下身段，替汤小兵跟孙墨苹求情。当然，这桌求情宴，还是汤小兵张罗的。

“墨苹啊，你看米佳带着孩子一走就是好几个月。我跟个孤魂野鬼似的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多亏你们……哦，你们汤圆的爸爸小兵了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”即使坐在人家餐桌上，海斌也能找到主人的底气。

“不是，海斌，你谢他，敬我酒干什么啊？”对这顿饭孙墨苹本来就觉得莫名其妙，海斌这么说，她更觉得这两人醉翁之意不在酒。

“是啊，我真应该敬他。可他立誓戒酒的事儿，你应该知道吧？”海斌按照既定方案，进入煽情段落，“你可能不知道。米佳她们走了，我这心里……不是滋味，就想着借酒浇愁。可这一个人喝酒不就成了喝闷酒了吗？不是越喝越难受吗？所以，我就拉着小兵，死乞白赖拉他喝。他就是不喝。有一回我就急了，他这摆明了看不起我啊。我就说，这杯酒你不喝，我马上解雇你。你猜怎么着，人家小兵，解下围裙，告诉我——活可以不干，酒不能再喝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一个男人对酒精这么深恶痛绝啊？再说，他以前不是喝酒喝得挺凶的吗？”

海斌见孙墨苹掩饰地喝了口饮料，故意放慢节奏，夹了个花生米，放在嘴里，慢慢嚼着，又喝了口啤酒，才接着说：“后来我们不是一起闯美国吗？也算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了。他才告诉我为什么。你知道他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、什么地方跟我讲这番话的吗？”

海斌又开始卖关子。孙墨苹果然低下头，故作镇静。

“那时，我们俩被关在洛杉矶机场的小黑屋里。门口，一个大老黑

把着门，外边一大排荷枪实弹的美国佬。你当怎么着，他们以为我们带的那一箱子颗粒能源是新型爆炸武器呢，把我们当恐怖分子了。”

海斌沾酒话多的毛病又来了，急得汤小兵借上菜的工夫，向他使眼色，让他赶紧进入正题。海斌完全沉浸在自己想象的英雄史诗里，哪里收得住。

“我当时想，这回完了，要真搞不清楚，他们能分分钟把我们毙了。要说，还是你们家小兵啊，又镇定又仗义。他说，哥，待会儿他们审讯咱们，无论怎么威逼利诱，给你上刑、使美人计，你都别上当，你就咬死一条，来美国只为看老婆孩子。跟我是飞机上认识的，不熟。小兵，你说你，这么仗义，我还得敬你一杯。”

海斌又灌下一口啤酒，接着说：“我也不是不仗义的人啊。我说不行，怎么能出了事儿都让你一个人扛啊。再说，我是老板，有事儿，我来。小兵当时就跟我急了，骂我糊涂。他说这男人家里家外忙活全都是为了老婆孩子。他没忙活好，伤了老婆的心，再怎么赌咒发誓，都晚了。他就想成全我，无论如何也要帮我把老婆追回来。”

“这么说他境界还挺高的。”孙墨苹终于不阴不阳地插了句话。

“孙老师，一家人之间，不说大话，你往后听。”

米佳的微信就是这时候到的。孙墨苹一边看着海斌戏精一样的表演，一边看着米佳发来的文字：“‘海老茂’居然让我给他买一个高价女包，让你们家汤小兵帮我探探，他孝敬谁啊，这么大方？”

“哎，孙老师，认真听，别看微信。”

“我听着呢，后来，他就回来了？”

“是回来了，可那是经过生死考验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承认所有货都是他的就等于将所有罪责都揽到自己身上了，那美国人罪恶的子弹就可能分分钟射向他，那什么胸膛啊。”

“哎呀，跟要就义似的，您赶紧，菜都凉了。”

“我得把当时的背景给你说清楚，要不你体会不到，汤小兵，你——前夫，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说出那句感人的话。”

“什么话啊？快说吧。”孙墨苹忍无可忍地笑了。

“我说，如果我回不去，你就替我告诉墨苹——离婚后，我发的誓，一直记着，到死都不会违反。这辈子求不得她的原谅，只能等下辈子了。”汤小兵实在等不及海斌的渲染，自己说出了最煽情的话。

孙墨苹果然愣了一下，可立即就用老师的智慧，接住了：“这辈子还没过完呢，说什么下辈子，赶紧炒菜去。”

汤小兵下意识地转过身，回到厨房。海斌有些尴尬，不知道怎么继续话题。实际上在酒精的作用下，他有点儿忘了，跑人家来干什么了。

“老海，没见你这么能说啊，怎么现在一说起来，就一套一套的，简直口若悬河，跟真的似的。”

“我也觉得……不是，就是真的啊，实际情况啊。我们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知道，你们俩取长补短，互相帮衬着，不容易，你看，汤小兵的嘴都长你身上了。”

“他啊，那都是贫，差得远啊，要说我这个进步啊……我跟你讲，啊，我最近发现一高人……”

孙墨苹在心里乐开了花。这酒精真是好东西啊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能套出男人的心里话。一个愿意说，一个有意问，没用五分钟，孙墨苹不仅搞清楚海斌送礼对象的基本情况，而且探出了他送礼的初衷和目的，立即加以主观注解告诉米佳——虚假敌情，勿念。

“再探，暗号‘狼来了’。”米佳的回复让孙墨苹笑出了声。

海斌误以为自己的酒态惹人笑话，赶紧转入正题，以海奶奶自作主张，陷自己于不义为由，先抑后扬，希望孙墨苹发扬团结友爱精神，接收汤小兵一段时间，待自己处理了家里的麻烦，一定迅速请回汤大厨。

“你放心，汤大厨的佣金我会照付的。”

“那干吗啊？谁用人谁掏钱，我马上要进入期末总结了，汤圆又要调养身体，正想给汤圆找个小时工做饭呢。他来了正好，我就不收他住宿费了。”

“没问题，交钱都行。”汤小兵箭一样冲过来，握住孙墨莘的手，“我会好好努力的，请老板放心。”

“哪儿学的这些假招啊，真是……”孙墨莘嫌弃地甩开他的手，起身到卫生间净手。海斌、汤小兵激动地来了个“击掌”。

搞定了汤小兵的事，海斌心内安宁，喜滋滋往家走。此时，他还以为吴芳只是个保姆市场的小保姆，根本没想到一场硬仗正等着他呢。

3

海斌一进门，吴芳就轻轻飘来，蹲下身，替他换鞋。海斌本不习惯，怎奈后脚跟被那双温热的小手握了一下，就失去了反抗力。内心的忏悔还没有结束，人家又递上一块热毛巾。温暖随着洗面净手的过程慢慢传遍全身，自然不能再对人家横眉冷对。

“奶奶睡了？”

“阿姨今天累了，我刚给她捶了腿，睡下了。”

“辛苦你了小吴。我没事儿了，你早点儿休息吧。”

吴芳并不多言，含笑点头。望着姑娘青春健康的背影，海斌不由得觉得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。收拾收拾回到自己房间，他想起此时无论形势怎样，反正人家汤小兵一家三口已经重回一个屋檐下，自己插科打诨说了半天，没从孙墨莘嘴里探出米佳的半点心思，又是一阵心寒。他不得不承认米佳变了，再也不是那个他能够随便“玩弄”于股掌之间的小女孩了。她骤然的成长，造就了一种成熟女人的神秘感。而这神秘感，

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吸引着他探寻。

这时，屋外传来敲门声——竟是已换了睡衣的吴芳，端着一杯牛奶走进来。

“阿姨说您最近太累了，让您每晚睡前加杯牛奶。”

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立即引起了海斌的负罪感。他有些后悔昨天为了保住汤小兵的位置，跟老妈说了些不敬的话。母亲之所以执意留下吴芳，大概也是可怜她一个人无依无靠，更何况这是个聪明伶俐的姑娘。他赶紧接过杯子，连声道谢。吴芳还是不多说，浅笑一下，关门离开。至此，海斌的反抗被彻底瓦解，顺从地走进海奶奶为他设置的温情圈套。

习惯成自然，吴芳接管海家的结果是直接废除了汤小兵之前所谓的酒店规矩，取而代之的随意和温馨令海奶奶和海斌更有家的感觉，而其从不多言的个性，更是合了海斌心意。在他心中，女人就应该像气体一样，柔柔地、无处不在地环绕在男人身边，呼之即来挥之即去，永远是给男人愉悦，令男人纾解，而不会给男人添堵、增烦。所以，尽管他依然觉得吴芳的做派太像机器人，但还是慢慢接受并习惯了。只是他还不知道，吴芳的程序都是海奶奶设定的。知子莫若母，海奶奶当然知道自己的儿子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，更知道怎么做能做到儿子心里去——儿子是典型的给点儿阳光就灿烂的大男人，最受不了女人的温柔体贴。你真心对他好，他会十倍百倍还给你。他也是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抗拒任何可能威胁他自我意识的行为，甚至语言。所以，米佳那套吵架、冷战，想凌驾于男人之上的行为，必将遭到儿子的强烈反击，而她又绝对不是儿子的对手。其实，从一开始，海奶奶就不看好这段婚姻。她一直认为米佳是一个大小姐，不是她想象中的那种丰乳肥臀，适于生养、善于劳作的人，更不是儿子喜欢的类型。当初结婚，是儿子还没见过女人，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，

该要什么样的。自从搬进城里跟他们同住之后，目睹二人战事不断的日子，她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。最关键的是，米佳坚决抵触生二胎，这让他们海家断后的事，不能忍受也不可原谅。米佳离家之后，海奶奶就替儿子放弃了这场婚姻，并一步步按照自己的设想，给儿子寻觅着另一段姻缘。守寡几十年的艰辛令海奶奶成长为一个讲究“谋略”的人。一般目标确定，她就会分步行事，从不直取。如今，第一步已顺利实现，她的计划将进入第二步——造势。每天早饭后，她就让吴芳搀着，到花园里遛弯。本来她是最看不上那些没事儿闲逛的老头老太太，逛着逛着就开始东家长西家短，搬弄是非。可现在情况不同，她需要那些老人为她传递这幅和谐敬老图。

果然没过多久，海家新人换旧人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小区，连二姨都在传闻下有些慌乱，急招海斌来下棋。

海斌一进门就遭到二姨直截了当的狂轰滥炸。因表现良好被二姨请回来兼职的汤小兵还在旁边添油加醋，弄得海斌百口莫辩。

“真不是大家传的那样。我什么人二姨你还不知道？对老婆绝对是忠贞不贰。”

“你忠贞不忠贞，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你是彻头彻尾的单核程序，习惯了一套系统，另一套系统自动废除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最近这餐吧里来的都是些 IT 精英，瞧您这话说的，一套一套的。”

“少跟我要贫嘴。海斌，我提醒你，如果你这日子还想继续，就得跟你妈挑明，别由着她在这儿胡来。”

“我妈怎么胡来了。她不就是给自己找了一个称心的保姆吗？”

“你看看，一提到你妈，你就跟被抽了筋似的。早知道你这样，我，我管这闲事儿干吗啊我？我真替米佳不值，早该劝她跟你离。”

愤慨令二姨失去条理，更没了往日的悠然。海斌向汤小兵使眼色，

让他赶紧来打圆场。

“哎哟，二姨，可不能这么说，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。您老这是气糊涂了。您不自己也说嘛，海斌他单核，有米佳那套程序占着，装不上别的。”

“问题是现在他妈正把另一套程序往他身上装。他防火墙失灵，主程序休眠，我这个“360”必须跳出来保护。”

“二姨，您这是拜了个什么 IT 老师啊，真厉害，讲得浅显易懂、深入形象，赶紧请我那儿去兼职吧，我正想给老王他们几位老师傅计算机扫盲呢。”

“就那几块料，用不着麻烦我师父，我去就行。嘿，这儿说你呢，怎么老把我往歪处带啊！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我是听懂了，完全接收到 360 防御系统的预警了。”

海斌傻笑着频频点头。

“这还差不多。海斌，我是真要提醒你；对自己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——你这个防火墙，经不住那些五花八门的病毒攻击。更何况，您家里还有个‘后门’。”

“二姨，赶紧把您新结识的 IT 高人介绍给我吧，我那儿正搞公司网站呢，真缺这方面的人才。”

“行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爱听不听。你公司有什么需求，一并提出来，我好跟师父透露一下，看看人家有没有合作意向。”二姨发泄完毕，抱着棋盒走近角落的一桌年轻人，很快加入了人家的聚会。

“这老太太，真是能人，跟谁都能混一块儿去。”海斌感叹着。

“跟你们家老太太比起来，似乎还差那么一点。”汤小兵坏笑着，凑到海斌耳边，轻声说，“我也是真要提醒你啊——注意饮食啊。那什么药可很容易就混在靓汤、牛奶里，别到时候，生米煮成熟饭，你不想假戏真

做都不行了。”

“那就来吧，谁怕谁啊？”

话是这么说，汤小兵的提醒海斌是真听进去了。这些天，海奶奶也是有些过分，居然给吴芳一把自己卧室钥匙，好几次她都自己开门进来，说什么叫他起床。如果按照汤小兵说的，那就太危险了。一路反思着，海斌走进家门。吴芳果然还在等着他，换鞋洗漱完毕，照例又是一杯牛奶。海斌接过杯子，劝走吴芳，关上门，在台灯底下仔细观察牛奶的成色，觉得并无异样后，又用鼻子闻，可惜他鼻炎严重，根本闻不出味道。不过，他没有放弃，终于在杯子里，液体与杯壁发生接触的地方发现了几个气泡。这可能是牛奶倒入时产生的，更可能是某种药粉未得到充分溶解造成的。为保万无一失，海斌不得不放弃了这杯牛奶，带着糟蹋东西的罪恶感，将其冲入马桶。当他终于放下心来，拿着空杯子准备到厨房清洗的时候，客厅角落飘出来的吴芳吓得他几乎扔了手中的杯子。那恐惧绝不是感官上的，而是心理上的——她没有睡，静静坐在那儿在等什么？肯定是在等药效发作，等自己欲火难耐的时候，冲进房去……海斌有点儿不敢想下去，慌乱中，他看到时钟已指向十一点，救命般地点开了微信视频。

4

米佳第一次在微信里看到吴芳。那是海斌和海小米兴高采烈聊天时，她偷偷看到的，从海斌身边一闪而过的背影。对于这个陌生女人，米佳有着天生的戒备，其根源当然是母亲曾经的告诫，但更多的是一种女人的直觉。她不能这么轻易就让别人占据了自己的地盘。

“小米，问问爸爸，这么晚不睡，是不是想你了。”

“爸爸，我妈说你这么晚不睡，是不是想她了？”海小米故意大声篡改了妈妈的问题。

“啊？是啊，想你们了，想你们了。”

“你再问问他，晚上汤小兵给他做什么好吃的了。”

“哎呀，你自己问吧，他听得见。”

“汤小兵被紧急召回了，奶奶找了新的阿姨。啊，就是……”海斌回身找吴芳，发现人家早就回屋了。海斌目的达到，轻轻舒了一口气。

“看来新阿姨手艺不错啊，脸都大了。”米佳终于出现在镜头里，“你要的那个包太贵，请先支付货款。”

“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这就给你打过去。”

“还有这个属于奢侈品，人家运费翻倍。你还得多加三十美元运费。”

“没问题，没问题。”

“还有关税，你最好提前预备出来，万一……”

“你就说多少钱吧，我直接打给你。”

“我是想告诉你，这杂七杂八加一块儿跟国内差不多了，你直接带人家到商场买去不更好？顺便还可以来杯咖啡。”海斌的态度终于惹恼了米佳。这种轮回一样的事，以巨大的反差出现在别的女人身上，她不能接受。而她为自己委屈，为自己不值，只能拒绝这笔生意。

平静的早晨，就这样被海斌破坏了。米佳见到赵梅的时候，就不那么正常。其实，昨晚听建平说会一早接赵梅出院，她就带着两个孩子连夜打扫了他们家，还在送完孩子后，直接奔赴超市，捡着方便好做的蔬菜、半成品，填满了她家的冰箱。这会儿，她刚从建平的院子里拿了工具，想帮赵梅彻底清理一下泳池。建平的车把她拦在路上。车门打开，赵梅走了下来。

赵梅入院几日，几乎天天能见到建平，迷恋中又掺杂着感激，已经完全将建平当作了依靠，尤其是，半躺在建平驾驶的汽车里，被早上温暖

的阳光晒着，她竟有了不该有的幻想。谁知，幻想还没结束，她就看到一个女人从建平家走出来，而那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米佳。她也同样不太正常。

“哟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”米佳无处可躲，只能主动打招呼。

“你是不是希望我永远回不来？”赵梅的话横空而来。

“你回不回来跟我没关系，我才没有闲工夫让异类占据我的大脑呢。”

“你说谁异类呢？”

“人类之间的交流，异类听不懂。谁提问就是谁。”

建平被两个女人间无端的斗法弄蒙了，只能出面调停。

“你们是昨晚梦里交战了还是怎么了？干吗一见面就那么大火药味儿？”

“我才懒得跟那些没素质的人废话呢。东西还你啊。”米佳赌气将手里的工具扔给建平。

“我是没素质。可我不会明明自己有丈夫，还天天往人家单身男人屋里跑。”

“我当然有丈夫了，而且是他让我有困难就找建平帮忙。他可不想我守着个空房子，跟自己较劲。”

“你……”赵梅气得脸色发白。

“米佳——”建平赶紧制止。

米佳也意识到自己话说重了，毕竟赵梅刚出院，受不了刺激。可说出的话泼出的水，她只能像做错事的小姑娘一样，眼巴巴地看着建平，求他出面解决尴尬。

“你们俩啊，真是孽缘。”

建平没再纠缠这无厘头的争吵谁对谁错，只告诉赵梅，她生病期间，是米佳一直在照顾高鹏，也是米佳连夜替她打扫了房间。米佳到他家拿